

内蒙古300年黄河“孤岛村”出河记



田家圪旦新村(11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0日电(记者贾立君)11月20日,田家圪旦新村最后28套安置房钥匙交到群众手里,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迄今最大的黄河滩区迁建项目宣告成功。人们感慨,这个300年的“孤岛村”,此前70年中5次搬迁泡汤,如果没有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河。

孤岛:一条小船连外界

黄河滩里的田家圪旦,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德胜泰村的一个自然村。村子三面环水,黄河涨水时则会变为“孤岛”。村民说,近300年前几户晋北、陕北“走西口”人来此落脚,搭茅庵开荒种地,如今已延续七八代、繁衍上千人。这里的河滩地能产粮,但遇黄河发大水,庄稼被水淹,也许颗粒无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村民修起“一堤两坝”:村南高隆的是黄河大堤,村西、北、东沿黄河干流10多公里的是拦河坝,村子周围还有7公里的护村坝。拦河洪坝年年在“长高”,村子逐渐比河面低了60多厘米,水患长期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除夏秋两季防洪外,冬春封河、开河还得防凌。

田家圪旦人出行只有一条土路,但须穿村南大堤北侧的黄河故道而过。这200多米的“凹槽”,汛期道路被水淹,人员、物资往来受限,全凭一条人称“舀水瓢”的小铁船连接外界。

多年来,田家圪旦沉寂在河滩里。2009年,跨村南北而过的黄河德胜泰大桥建成通车,村民从桥下用脚手架搭起18米高的“天梯”,周边许多人才知道这里有个“孤岛村”。



田家圪旦新村一处民居院落(9月24日,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贾立君 摄

搁浅:5次搬迁均落空

“头顶着黄河睡觉,不踏实。”田家圪旦的村民说,祖辈们为养家糊口,冒着风险来到这里,日子过好了的时候也总想给后代找个好去处。为此,有的人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黄河两岸平原上买田置产,举家搬出河滩。

过去,田家圪旦属黄河北岸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管辖。1951年对岸干部坐船过来下乡,看到生存条件恶劣,动员大家搬迁。政府在黄河北岸选了地方,但村民觉得那里是未种熟的沙滩,难长庄稼,不搬。翌年,田家圪旦划归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1958年水灾后,政府在大堤外建了数排土坯房基,让大家把旧房椽檩拆下盖顶子搬过去。人们觉得5公里种地太远,不搬。

2000年,旗政府给每人补助5000元,让大家迁到大堤外自建新房。人们仍然没搬。

2005年,自治区要求当地政府设法解决问题,但旗里财力有限,没有搬成。

2015年,市、旗两级政府决定给每人补贴6万元,让自行出堤建房或买房,村民觉得补贴低,搬迁又被搁浅。

至此,从1951年以来的70年中,5次大的搬迁动议全部落空。近20年来,青壮年纷纷进城谋生,留守老年人们无心翻盖新房,村庄日渐破败。

出河:国家战略作后盾

谁也没有想到,困扰几代人的搬迁问题,最终在两年之内得到彻底解决。

2019年,党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有了政策依据,自治区迅速制定规划,配套专项资金。2022年2月印发的《黄河内蒙古段滩区居民迁建规划》,涉及全区沿黄12个旗县的74个滩区自然村8900多人,其中特别指出:受洪水威胁较大的田家圪旦,要集中在2022年至2023年稳步迁到堤外。

内蒙古水利、发改、财政等相关部门全面支持。为“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把好事办好”,达拉特旗对新村的选址、规划和迁建方案慎之又慎。最后,确定了“以货币化为主,建集中安置区为辅”的原则。村民都愿意领钱拆旧房;新村所需建设规模也大为缩小,利于选址。如此,大堤南侧地块成为最佳迁入地,距旧村3公里,一过大堤便是。

后经多轮迁建意愿调查,制定了“8+1+N”安置方案——每人8万元购房补助款、1万元养老保险补助费,按评估结果对主房、凉房、棚圈以及其它附属设施分类拆旧补偿。以三口之家测算,人均可得11万元。

对于不想进城的群众,在新村按人均30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房屋191套,每人只需出5万元即可买到新房。针对养殖户,在新村西侧建了3万平方米、可容纳1.9万只羊的全自动绿色化棚圈,还有现代化猪舍、牛圈各1栋。为保障耕地收益,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对村里1.2万亩连片耕地进行集体经营;剩余8000亩土地,引入企业统一流转,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达拉特旗旗长王小平说,上级财政下拨了2.87亿元专项资金,旗财政又匹配6500万元用于新村征地、棚圈、草料间、有机肥厂等建设。今后,重点打造肉羊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太满意了!”于今年5月首批入住新村的吕过关老人说,政府把新房装修得像楼房一样,取暖都有电炉、燃气炉两套小锅炉,可根据阶梯电价随时切换,“我71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养老的地方。”

新村一栋栋房屋错落有致,宽敞的院子里除了正房,还有凉房、菜地;党群服务中心大楼里,有超市、卫生室、文化室,还有养老互助食堂。许多人表示“搬得好”,感慨以前出行不便,现在人来人往真热闹,最关键的是生活质量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守护“森林精灵”东黑冠长臂猿

眼下,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百色靖西市壬庄乡,寒意渐浓。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山林间,一阵婉转悠扬、清脆嘹亮的“歌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这“歌声”来自曾消失半个世纪之久、被当地人称为“山歌王子”的东黑冠长臂猿。

“东黑冠长臂猿放歌,一般是宣誓领地或呼唤家庭。‘大家长’通过‘歌声’把家庭成员聚在一起,昭告新的一天开始了。”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杨江说,一般先由雄性首领领唱,接着是所有家庭成员一起大合唱。一个家庭的“歌声”越动听、越有节奏感,往往说明这个家庭发展得越成熟、越稳定、越团结。

在介绍东黑冠长臂猿时,杨江如数家珍:东黑冠长臂猿在性成熟之前,不管雄性还是雌性,都是一身黑毛发。在性成熟之后,雄性东黑冠长臂猿“一黑到底”,雌性则头顶黑冠,身上毛发渐渐变成金黄色,脸上毛发变成白色,故又被称为“金丝玉面”。

“野果、嫩枝嫩叶等是东黑冠长臂猿钟爱的‘主食’,蚂蚱等小昆虫则是它们的‘零食’。”杨江说,东黑冠长臂猿很贪玩,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玩耍。

东黑冠长臂猿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它们对栖息地的质量要求非常高。然而,由于人类活动、森林萎缩等原因,导致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加上东黑冠长臂猿繁殖率很低,几乎每三年才有一胎,种种因素为东黑冠长臂猿种群的急剧衰减埋下隐患。

据介绍,东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至半个世纪后,东黑冠长臂

猿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

如今,东黑冠长臂猿全球仅存140余只,种群数量非常稀少。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相邻的越南重庆长臂猿保护区,是其已知的唯一栖息地。

2011年,中越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开展联合调查、保护交流会和联合巡护执法,为东黑冠长臂猿打造宜居栖息地。10多年来,中越两国跨境携手合作,东黑冠长臂猿栖息地得到有效修复。

百色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方业松介绍,近两年来,百色市以林长制为抓手,成立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并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在邦亮保护区实行“一区一警”“一林一护”林长网格化管理制度,强化保护区巡护和执法力量,保护东黑冠长臂猿及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2022年,壬庄乡派出所与邦亮保护区共同组建了首支东黑冠长臂猿护卫队,不定期在保护区及周边村屯开展联合巡逻、边境基础设施维护、法律法规宣传。

经过多年来强化资源保护力度,东黑冠长臂猿受到威胁和人为干扰程度大幅降低,栖息地质量逐年提高,国内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目前的5群36只。

自觉保护东黑冠长臂猿的意识也逐渐在当地群众心中扎根。家住邦亮保护区旁的壬庄乡敏马村大笃屯村民黄天国当了10年护林员,于2019年退休。如今,他的儿子黄邦还也成为护林员队伍中的一员。

“守护东黑冠长臂猿,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黄邦还说。

新华社

22日22时03分小雪:等待冬雪落肩头,坐看青竹变琼枝

新华社天津11月20日电(记者周润健)“迎冬小雪至,应节晚虹藏。”北京时间11月22日22时03分将迎来小雪节气。此时节,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全国各地气温持续走低,雨雪天气逐渐增多,人们已经隐约感到了寒冬脚步的来临。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小雪节气与天气预报中所说的“小雪”意义不同,它是一个气候概念,代表的是小雪节气的气候特征,包括降水、气温、光照等。小雪节气期间,太阳直射点继续向南移动,越来越靠近南回归线,昼短夜长,我国不少地区下午五六点钟就已夜幕降临。

立冬后,朔风渐起,北方一些地区在小雪节气尚未到来之前就已寒气逼人,且有初雪降临,比如东北等地区受强冷空气影响,近日就迎来了大范围较强降雪。

反观南方地区,寒意偏迟,立冬后仍可看到红花绿叶,“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刺梧仍绿油

油,槿花也红彤彤,但也呈现出有了“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清寒之景。毋庸置疑,寒风渐次将盘桓的秋意卷走。

俗语道:“小雪腌菜”。腌菜之俗南北皆有,许多人记忆中冬天的味道往往是从腌菜开始。雪里蕻、韭菜花、白菜、萝卜、豆角……稍加清洗或晾晒,加盐腌入缸中,称为“盐菜”或“咸菜”。缸里装满了味蕾的记忆,有腌菜的冬天可以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

“如今的都市人几乎都不怎么自己在家腌菜了,只有一些老辈人还会象征性地腌上一小坛,意在留住记忆中冬天的味道,守护一份难忘的情怀。”由国庆说。

岁至小雪,也许有雪,也许无雪,来了,是欢喜,不来,期盼着。在这个“莫怪虹无影”的时节,不妨约上三五好友闲坐,围炉夜话,饮酒煮茶,感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美妙意境,谈天说地中等待小雪落肩头,坐看青竹变琼枝。